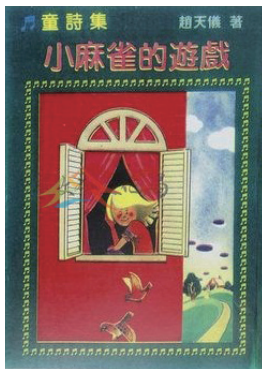


迎著黎明的曙光飛翔

趙天儀《小麻雀的遊戲》

撰文 | 黃敦揚（臺文館館員）· 圖片提供 | 臺文館



現在，請在心裡想像曾經讀過的臺灣兒童文學作品，腦海裡浮現的是什麼畫面呢？是楊喚〈夏夜〉裡那一枚又大又亮的銀幣從遠方慢慢地「來了！來了！／從山坡上輕輕的爬下來了。」？還是林良爺爺《小太陽》中那溫暖陽光不怕天上雲朵的遮掩，透過雨絲照進心中？在不同世代孩子的記憶裡，臺灣兒童文學始終以各種姿態陪伴我們成長，承載著無數奔馳的想像力與對生命的勃發希望。或許，那些畫面早已隨歲月變得模糊，但透過臺文館典藏的珍貴文物，我們將能重新遇見這些溫柔的文字與初心。

學者的命運轉彎

趙天儀（1935—2020）出生於臺中，畢業於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。1962年出版第一本詩集《菓園的造訪》，1964年研究所畢業前，與吳瀛濤、陳千武、林亨泰等人共組「笠詩社」，並長期投入《笠》詩刊的編輯工作。這份文學才華也延續到他的學術之路上，1966年開始任教於臺大哲學系——年僅三十一歲便由臺大哲學系助教轉任講師，三十四歲晉升副教授，三十六歲代理系主任，三十八歲便高升教授。然而，就在他三十九歲那年，命運驟然轉折。

1974年，突如其來的風暴——「臺大哲學系事件」，迫使趙天儀離開一帆風順的臺大

校園，隔年轉任國立編譯館編纂，參與教科書編輯工作，直到1991年退休後才獲聘至靜宜大學中文系任教。在這段遠離大學講臺的十六年間，他因工作需要而大量審閱兒童讀物，這場人生巨變，悄然將他推向了兒童文學的新世界。

童詩中的純真

當我有機會也來教孩子們欣賞詩，甚至也來嘗試寫詩的時候，發現他們許多天資很高。他們往往能直接地切入詩心，表現他們心中那真摯的感受。

《小麻雀的遊戲》，由欣大出版社於1984年出版，為詩人張默所捐贈。有趣的是，臺

文館目前共典藏兩本《小麻雀的遊戲》，另一本是由詩人李魁賢捐贈。該書扉頁上，還留有趙天儀於1984年11月16日的親筆贈書題跡。目前，這本書也可於臺文館B1圖書室「文學樂園」中翻閱閱讀。在這部作品中，趙天儀特別從自己的詩作裡，精選出適合小朋友欣賞的篇章收入其中。

當然，我這一部小小的詩集「小麻雀的遊戲」；不敢說就是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的詩。然而，我也曾經嘗試著讓每一首詩去表現一種鮮活的生命，一種瀰漫著朝氣而蓬勃的世界。

對趙天儀而言，成人投入兒童詩的創作，一方面是對童年記憶的召喚與回返，透過書寫重新回望生命早期那些純真而鮮明的感受；另一方面，則是對當下生活的敏銳凝視，從日常細節中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直覺與靈光。因此，在《小麻雀的遊戲》一書中，我們既能看見孩子氣的真摯與頑皮，也能感受到兒童內心細膩而敏感的情緒波動。例如〈叮嚀〉，趙天儀寫下孩子面對大人勸阻時，仍忍不住被外面世界吸引的心情：

不要去臭水溝玩水呀，
不要去田間小溪捉泥鰍呀，
母親再三地叮嚀，
我還是悄悄地離開了家。
因為臭水溝裏有蝌蚪會變青蛙，
因為小溪裏有泥鰍和大肚魚，
天已經黑了，
我還是沒有回家。

那份偷偷冒險的興奮與執拗，讓整首詩流露出真誠的童年記憶。同時，我們也能看見另一種來自兒童視角的細膩情感，〈焦慮的等待〉便彷彿與〈叮嚀〉中頑皮的孩子相互映照，寫下家人等待遲遲未歸的弟弟時，心中的不安與擔憂：

時鐘不停地擺盪著，
我的心也不停地旋轉著，
連焦慮的媽媽也不停地，
在廚房裏來回地踱著方步。
天已經黑了，天已經暗了，
為什麼弟弟還不回來？
為什麼弟弟還不回來？

同樣是「天黑了還沒回家」，在〈叮嚀〉裡是孩子奔向世界、冒險開拓的興奮，而在〈焦慮的等待〉，卻呈現家人的牽掛與不安。趙天儀透過不同兒童視角的切換，讓孩子感受「不想被約束的孩子氣」與「等待他人的焦慮」之間微妙而真實的情感差異。

《小麻雀的遊戲》中的每一首詩，都蘊含著鮮明而勃發的生命力。正如趙天儀所期盼的——兒童詩不只是寫給孩子閱讀的文字，更應當創造一個充滿朝氣的世界，並從中開闢通往想像、創意與未來的開闊遠景。這本書，不僅記錄了那些純真直覺的靈光，也讓我們看見趙天儀在歷經人生風暴後，如何以溫柔而細膩的詩心，長年默默深耕臺灣兒童文學的堅毅身影。在漫漫黑夜過後，迎著黎明的曙光飛翔。